

本文库为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金盖樵话

钱恂 编 致之 校点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FF75/0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盖樵话/钱恂编;致之校点. - 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
2001.2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第5辑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908-2

I. 金… II. ①钱… ②致… III. 义和团运动-史料
IV. K256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8757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	林 夕	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	刘国玉	王之江 柳青松
总发行人	俞晓群		
责任编辑	王之江	王丽君	
美术编辑	吴光前		
封面设计	郑在勇		
责任校对	李守勤		
出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)		
发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		
印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		
版次	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
开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5		
字 数	173 千字 插图 1		
印 数	1—3 000 册		
定 价	9.00 元		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五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出到现在，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。很遗憾，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，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。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。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“保留书目”的必要认识。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：

“……保留书目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，是头等重要的事；没有保留书目，就不能有文化积累。如果我们出一本书，‘扔’一本书，那么，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。所谓‘扔’，主要是‘四人帮’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。‘赶形势’，出了书就过时，积累不下来，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，统统否定。另外还有几种情况，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；二是内容还不完善，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、研究者、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，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，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，那就等于‘扔’了；三是质量虽不错，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，让它自生自灭，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，这也等于‘扔’掉。无论哪一种情况，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。”

现在当然情移势转，所谓“四人帮”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，但是新形势下的“扔”，

依然存在。我们集合三五君子，成就这么一套丛书，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：出不“扔”的书。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，切望博雅君子，时时不吝教我。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编辑部

二〇〇〇年底

本书说明

《金盖樵话》二编□□种□□卷，稿本，现存上编十一卷，下编一卷，近人钱恂(1853—1927)撰。恂初名学嘉，字念劬，号受兹室主人、积跬步斋主人、踵步主人、金盖稚樵等，归安人(今浙江湖州)。早年入宁绍台薛福成幕，曾受命整理天一阁藏书，助编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。1890年，随薛氏出使英法意比等国。归国后，初任职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。1898年，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。1905年，任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参赞。1907年，命为出使荷兰大臣，次年改意大利。1909年归国。1913年，任总统府顾问，1914年任参议院参政。退职后居北京，著述以终。所著有《壬子文澜阁书目》、《史目表》、《清代进书表幸存目》、《重斟唐韵考》、《中俄界约斟注》、《中俄界线简明图说》、《帕米尔分界私议》等。其父振常，为咸同间知名学人；幼弟玄同，为近代著名学者；妻单士釐，亦以诗有声于时。钱氏于清末先后为洋务派大僚薛福成、张之洞属官，又长期从事外交活动，谙熟西方及日、俄等国国情，故政治态度倾向于改良，支持光绪新政，与以慈禧为首之保守势力持敌对立场。义和团运动发生时，钱氏适在日本，痛心时事，忧切彷徨。归国后搜集事变期间中外人士之记录，编为此书。书稿迄未刊行，今始面世。

《金盖樵话》上编稿本之整理与出版，具有以下之意义：一因入编各书之作者，均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，其纪录虽有片面之辞，仍保存有大量目击史料；二则可供今人了解当时改良派人士对义和团运动之评价。钱氏对于清廷保守势力之颠预误国，最为痛心疾首：“庚子拳乱，不但满

清召亡大源在此，即中国种族永受东西愚压而不复克振者亦源於此，此孝欽处心积虑谋废德宗所造成也”(见卷一)。对于义和团运动之发生及发展，通行的说法，是由于民、教斗争激化所致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之反抗。《金盖樵话》所编录文献，则着力于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发展作解释。钱氏认为，戊戌政变失败后，朝野改良派力量之存在，迫使慈禧屡欲废黜光绪，而端亲王载漪为实现个人野心，急欲其子大阿哥得以立储，又恐此举难获朝野及各国支持，故铤而走险，急欲利用义和团力量以反对洋人，达成废帝及压制改良派势力之目的，遂酿成庚子年间危及中国命运之社会动乱。与钱氏同时之恽毓鼎亦曾言：“甲午之丧师，戊戌之政变，己亥之建储，庚子之义和团，名虽四事，实一贯相生，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”(见《崇陵传信录》卷首)。其说与钱氏相合，代表当时知识界之见解。

《金盖樵话》稿本，198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于北京中国书店虎坊桥书库访得，所见为钱氏家藏稿本之残余，束为一捆，内存钱氏著述多种，其中《金盖樵话》九册，凡上编八册，下编一册〔注1〕。上编所存八册，各卷封面有钱氏自书之书名及卷次，分卷至十一止，现存各册之卷次及内容如下(括号内文字为整理者所加)：

(第一册) 金盖樵话上编(绿丝栏稿本)

卷一 庇匪上谕之在五月廿四日前者

卷二 五月廿四日至七月廿四日上谕之偶存者

(第二册) 金盖樵话上编卷四(董鸿祯编辑稿〔注2〕 红格稿本)

庚子传信录

(第三册) 金盖樵话上编卷五(董鸿祯编辑稿 红格稿本)

笪城日记(一作《服部日记》)

(第四册) 金盖樵话上编卷六(董鸿祯编辑稿 红格稿本)

威尔日记

(第五册) 金盖樵话上编卷六(绿丝栏稿本)

威尔日记之卷中

(第六册) 金盖樵话上编卷七(绿丝栏稿本)

威尔日记之卷下

(第七册) 金盖樵话上编卷七(董鸿祎编辑稿 红格稿本)

景善日记

(第八册) 金盖樵话上编卷十一(蓝丝栏稿本)

平原拳匪纪事

八册之中,除去内容重复之卷六(第四册),加上重复计卷之卷七,实得八卷(卷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七、十一),其书即以现存卷次计,至少已佚去四卷(卷三、八、九、十)。其书稿纸,分为三种式样,一为半页十四行、每行二十八格之红格抄本(栏外镌“董鸿祎编辑稿”字);一为半页十一行,每行二十四字、四周单栏之绿丝栏抄本;又一为半页十二行、每行二十五字、四周双栏之蓝丝栏抄本(栏外有“松屋制”字,似为日本所制);三本之上,均有编者校改字样,以重复之卷六(绿丝栏稿本及红格稿本)比勘,绿丝栏稿本之抄写年代似在后(红格稿本误字及行款均据编者意见改正),而据各册封面所题书名及小注,又可知蓝丝栏稿本(上编卷十一、下编卷一)为最晚出。稿本有多种稿纸,想系其书曾经钱氏多年修订,屡经抄写,故留存之本不止一种。又其书虽已难睹全貌,所存各种,幸尚无缺失。

《金盖樵话》上编残稿所载之庚子年间有关义和团上谕,及《庚子传信录》、《筑城日记》、《威尔日记》、《景善日记》、《平原拳匪纪事》等六种,上谕出于钱氏自辑;《庚子传信录》、《景善日记》及《平原拳匪纪事》三种,后曾被收入1951年出版之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第九种《义和团》中,所据底本,略有不同;《筑城日记》及《威尔日记》两种,前者由钱氏选译自日文原本,后者民国间虽有译本,今亦罕觐。钱氏此编,虽曰辑录成书,而於辑入各种,均加有按语或注释,以示对所述历史事件之理解,足为今人重温近代史之参考。现加标点整理,以饗读者。

本书由致之整理标点并撰写前言。

〔注1〕下编仅存一册，封面题：金盖樵话下编卷一 灰泥行露（庚申重校）

卷首有钱氏1910年自叙：“光绪乙巳之岁（1905），稚樵第二次由俄回华，维时日俄战局将残，稚樵以三策干时（名《东战收烬稿》，已散佚），冀日俄议和，我国得列一席，以预酌辽事。当局无听者。稚樵久驻俄，自问于俄情尚悉，筐中有记日俄战局之所由成，与中俄交涉之被愚，以警世之好联俄交者。此记於事实固不敢有一字之虚，且所据某年月日皆真确（有电文可证），不愿弃置，今庚戌（1910）山居无事，录存之以当逸话，更附以当时内外俄事电报等，凡六卷：曰归还辽东，曰四釐借款，曰割赠旅大，曰满洲铁路，曰拳乱，曰东省条约，共七卷，皆可与是篇相互证，以备他日愿征信史者之一助。”知为有关中俄交涉事件之回忆录，因残稿仅存首册，内容与上编专述义和团不同，兹不载入。

〔注2〕董鸿祚（1877—1916），字恂士，达甫，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钱恂之婿。清末举人，后留学日本，曾从事反清活动，先后参加兴中会、光复会，并为光复会主要成员之一。辛亥革命后历任教育部秘书长、次长、代理总长。所著有《中俄交涉史》等。由其卒年，知1916年前《金盖樵话》已经编有成稿。

【目录】

金盖樵话上编目录 / 1

卷一 上谕(五月廿四日之前) / 1

卷二 上谕(五月廿四日至七月廿四日) / 9

卷三

卷四 庚子传信录 / 33

卷五 笼城日记 / 58

卷六 庚子使馆被围记(上) / 85

卷七 庚子使馆被围记(下) / 146

卷七 景善日记 / 199

卷八

卷九

卷十

卷十一 平原拳匪纪事 / 221

金盖樵话上编卷一

上谕(五月廿四日之前)

金盖樵录

樵樵既搜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廿四日以后、七月廿四日以前之上谕，以补官书之所缺，以备私家之遗忘，因念五月廿四日以前，乱源已屡见於上谕，爰先录之，以见事之所由来者渐。夫孝钦之灾乱，由于谋废德宗；谋废德宗之实事，见于立溥儀为皇子，故即托始此旨。

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(丙申)上谕：

著传恭亲王溥伟，贝勒载濂、载滢、载澜，大学士、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、内务府大臣，南书房、上书房、部院满汉尚书等，于明日伺候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(丁酉)朱谕：(年来凡德宗所极不愿之事，孝钦必逼令德宗亲书朱谕，以防诿卸。此“朱谕”二字见总署电出使大臣文中，他官书仅以“谕”字冠之。)

朕冲龄入承大统，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，殷勤教诲，钜细无遗。迨亲政后，正际时艰，亟思振奋图治，敬报慈恩，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。乃自上年以来，气体违和，庶政殷繁，时虞丛胜。惟念宗社至重，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；一年有余，朕躬总未康复，郊坛宗庙诸大祀，不克亲行。值兹时事艰难，仰见深宫宵旰忧劳，不遑暇逸，抚躬循省，寢食难安。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，深恐勿克负荷。且入继之初，曾奉皇太后懿旨，俟朕生有皇子，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。统系所关，至为重大，忧思及此，无地自容。诸

病何能望愈，用再叩恳圣慈，就近於宗室中慎简贤良，为穆宗毅皇帝立嗣，以为将来大统之界。（建储已显背高宗以来五朝家法，况明言大统将异乎？此废立之谋已坚定不移，故敢昌言无忌。即此一端，即使清祚长延，孝钦亦应迫废后位。）再四恳求，始蒙俯允，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，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。钦承懿旨，欣幸莫名。谨敬仰遵慈训，封载漪之子溥儀为皇子，将此通谕知之。

稚樵时旅日本，此谕下，不但中国大哗，即日本执政诸公亦群谓中国乱在旦夕。庚子正月，稚樵回鄂，见张文襄，亦相与对叹而已。稚樵于三月中旬又东渡，道出上海，见日本领事官小田切万寿之助，言：近顷有某邸人在沪商借日本兵入京，称欲与俄战；我告以万万无此办法，不但我领事官无借兵代友邦妄动之理，并劝贵邸人不可有此等意计。稚樵曰，殆乱人假托邸言，可勿信。小田切曰：不然，我初亦疑之，嗣因传言凿凿，乃亲往客旅探之，果确云云。并言此邸恐即乱源，盍电香帅。稚樵以事关宫乱，即告文襄亦无益，置之。乃不三月，京师果大乱。据此，则所谓“邸”者，必载漪无疑，彼辈专志作乱，非排外，非仇教也。若云仇教，何专言犯俄？若云排外，何转欲联日？不过拳首张德成辈不知宫庭用意耳。

下谕日情形，当参看《景善日记》。

溥儀之为人也，直禽兽而已。闻之张文襄曰，当册立之日，后、帝御殿，受贺诸事已备，而不见溥儀。大索逾时，虽后亦不免含怒。及索得，则一个独蹲乾清门外阶衔中大哭。阶与阶相并中空处。诘其何哭，则曰：我的马丢了。告以决无丢理，且上殿行礼，彼终不信，是日竟未成礼云。溥儀且有渎伦事，文襄举渎地以告稚樵，必确；孝钦独与沆瀣，何欤？（其后岁辛酉阳历一月一日，溥儀以怀仁墨伸贺，孙宝琦亲见之。）

十二月□□□日(□□)上谕：

近来各省盗风日炽，教案叠出，言者多指为会匪，请严拿惩

办等因。惟会亦有别；彼不逞之徒，结党联盟，恃众滋事，固属法所难宥；若安分良民，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，或联村众以互保间里，是乃守望相助之事。地方官遇事若不加分别，误听谣言，概目为匪，株连滥杀，以致良莠不分，民心惶惑，是真添薪止沸，为渊驱鱼，非民气之不靖，实办理之不善也。我朝深仁厚泽，涵濡二百余年，百姓食毛践土，具有天良，何致甘心盗弄，自取罪戾？全在各省督抚慎择贤吏，整顿地方，与民休息。遇有民教词讼，持平办理，不稍偏重。平日足以孚民望，遇事自足以服众心，化大为小，化小为无，固根本者在此，联邦交者亦在此。各省督抚受恩深重，共济时艰，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、一视同仁至意，严飭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，祇问其为匪与否、肇衅与否，不论其会不会、教不教也。吾民亦当以保卫身家桑梓为务，勿事煽惑，以构祸端，勿挟权势，以欺乡里，庶间阎安谧，藉纾宵旰忧勤。是所至要，将此通谕知之。

毓贤在山东培植拳匪，为日已久，在毓贤未必早预废立之谋，而李鸿章闻之，早存用匪之心。此谕虽曰办匪，而庇匪自在言下，必李鸿章所授意。自李秉衡、毓贤相继抚山东，山东已成匪窟。若非袁世凯继之，严惩匪类，庚子之变，必延及南省矣。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（乙丑）上谕：

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飭严禁拳会一摺，上年山东巡抚电称，山东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，到处滋扰，并及直隶南境一带地方。叠经谕令直隶、山东督抚派兵弹压。此种匪徒私立会名，聚众滋事，恐无知愚民被其煽惑，蔓延日广，迨至酿成巨案，势不得不用兵剿办，所伤实多。朝廷不忍不教而诛，著直隶、山东督抚剴切出示晓谕，严行禁止，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、聚众滋事系属违禁犯法，务须革除积习，勉为良民。倘仍执迷不悟，复蹈故辙，即行从严惩办，勿稍宽纵。至民、教同是编氓，地方官如遇此等词讼案件，即当秉公审断，但分曲直，不论民、教，勿许稍涉偏倚，

用以副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。

此谕《东华续录》失载，即据总署之奏以下谕，必是各公使向总署忠告，故总署不得不奏，更可见山东之养匪已久。

三月十八日（庚申）上谕：

各省乡民设围自卫，保护身家，本古人守望相助之义，果能安分守法，原可听其自便。但其间良莠不齐，或藉端与教民为难，不知朝廷一视同仁、不分畛域。该民人等，所当仰体此意，无得怀私逞忿，致起衅端，自干咎戾。著各该督抚严飭地方官随时剴切晓谕，务使各循本业，永久相安，庶无负谆谆告诫之意。

五月初二日（壬寅）上谕：

迩来近畿一带乡民练习拳勇，良莠混杂，深恐别滋事端，迭经谕令京外各衙门严行禁止。近闻多有游勇会匪潜迹其间，借端肆扰，甚至戕杀武员，烧毁电杆、铁路，似此愍不畏法，实与乱民何异？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，迅即严拿匪首，解散胁从，倘敢列仗抗拒，应即相机巢办，以昭炯戒。现在人心浮动，遇事生风，所有教堂、教民，地方官均应切实保护，俾获安全而弭祸变。

所谓“戕杀武官”，自指四月二十三日匪杀副将杨福同而言。

五月初三日（癸卯）上谕：

昨因拳匪滋事，业经明降谕旨，分别办理。此等乡愚，良莠不齐，其办法不外乎严拿首要、解散胁从。现在直隶及附近京城一带，到处人心浮动，若不迅速严办，何以杜邪慝而绝根株？著步军统领衙门、顺天府五城、直隶总督严飭各该地方官并统领各员，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、甘心为乱者，即当合力捕拿，严行惩办，不得互相推诿。如再因循，定惟崇礼等是问，决不宽贷。其有随声附和、并无滋扰实迹者，亦应剴切晓谕，立时解散，毋任再起衅端。

盛宣怀得荣禄卦电，兼转粤、江、鄂督曰：匪事办法，今已明降谕旨，复派刚相赴保定一带宣布解散，如不行，即一意主剿云。鸿章复宣怀电曰：刚、赵分途晓谕，恐仍无济。然则鸿章知乱源已成，非溃败决烈，无可挽救，识自加人一等。

初八日，以何乃莹为副都御史；初九日，以王培佑为顺天府尹，皆匪党也。

五月初十日（庚戌）上谕：

西人传教中国，历有年所，该教士无非劝人行善，而教民等亦从无恃教滋事，故民、教均各相安，各行其道。近来各省教堂林立，教民繁多，遂有不逞之徒，湮迹其间，教士亦难遍查优劣；而该匪徒藉入教为名，欺压平民，武断乡曲，谅亦非该教士所愿。至义和拳匪，在嘉庆年间亦曾申禁，近因其练艺守身，保护乡里，并未滋生事端，是以明降谕旨，飭令各地方官妥速弹压，无论其会、不会，但论其匪、不匪，如有藉端滋事，即应严拿惩办。是教民、拳民均为国家赤子，朝廷一视同仁，不分教、会，即有民、教因案涉讼，亦曾谕令各地方官持平办理。乃近来各府厅州县积习相沿，因循玩愒，平日既未能联属教士，又不能体恤民情，遇有民教交涉，竟未能悉心考察，妥速办理，致使积怨已深，民教成仇，遂有拳民以仇教为名，倡立团会，再有奸民、会匪附入其中，藉端滋扰，拆毁铁路，焚烧教堂。夫铁路原系国家所造，教堂亦系教士、教民所居，乌得任意焚毁？是该团民等且与国家为难，实出情理之外。昨已简派顺天府府尹、军机大臣赵舒翹前往宣旨晓谕，该团民等应即遵旨，一体解散，各安生业。偶有奸民、会匪从中怂恿，煽惑会团扰害地方，该团即应交出首犯，按律惩办。如再执迷不悟，即系莠民，一经大兵剿捕，势必父母妻子离散，家破人亡，仍负不忠不义之名，后悔无及。朝廷深为吾民惜也。经此次宣谕之后，如仍不悛改，即著大学士荣禄分飭董福祥、宋庆、马玉昆督率所部，实力剿捕，仍以分别首从、解散胁从为要。至派

队伍，原所以保卫地方，乃闻直隶所派之军，不但未能保护弹压，且有骚扰地方情事，即著直隶总督裕禄严行查访，倘有不肖营哨各官不能严束勇丁，即以军法从事，决不宽贷。此旨即著刊刻腾黄，晓谕军民人等一体知之。

五月十四日(甲寅)上谕：

端郡王载漪，著管理各国事务衙门；礼部尚书启秀、工部右侍郎溥兴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那桐，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。(那桐既与载漪、启秀同日入推，则必有可误之理。)现在时事艰难，该王、大臣等务当实心任事，以副委任，不准固辞。(廖寿恒著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)

五月十七日(丁巳)上谕：

十五日永定门外有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匪徒戕害之事，闻之实深惋惜。各国人员在京，本应随时保护。现匪徒蜂起，尤宜加意严防。迭经谕令各地方官严肃巡缉，妥为保护，奚止三令五申？乃輶轂之下，竟有日本书记被害之事，该地方文武既未能先事预防，凶犯亦未经拿获，实属不成事体。著各该衙门上紧勒限，严拿凶犯，务获惩办。如逾限不获，定即严行惩究。

同日上谕：

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，扰及京城地方，迭经明降谕旨，谕令解散，并飭京营及近畿各军分头妥为弹压。乃近日焚杀之案仍复层见迭出，奸匪造作谣言，借仇教为名，扰及良善，于朝廷禁令视若弁髦。无论结党横行，戕杀有据，即使伪托良民，冒称向义，试问自来立国之道，有纵容乱民藉以自固者乎？况现经查拿，拳民结党，实有会匪游勇涵迹其间，肆行抢劫。昨谕令刚毅、赵舒翘等驰赴良乡、涿州等处宣布朝廷德意。其安分拳民，业已具结；焚杀之案，显系乱匪所为。朝廷仅论其滋事与否，以为良、莠之分，此种匪徒，自应严加惩办，不容再事姑容。著宋庆速飭马玉崑克日带兵驰赴京畿一带，沿途实力剿捕，仍著以严拿首

犯、解散胁从为要义。派出各军，务宜严申纪律，不准藉端滋扰，以清奸宄而安良善。将此通谕知之。

五月十九日(己未)上谕：

昨因拳匪滋扰京城，曾谕令步军统领衙门严拿首要，认真梭巡。前拿获造谣生事、喧哗惑众之犯，业交刑部正法。乃昨日夜间，城内各处焚烧如旧，且有奸宄从中煽惑，竟敢明目张胆，沿途喊杀，持械寻仇，致有杀害情事。官兵任其猖獗，城门由其出入，人心一夕数惊，居民不得安业。辇毂之下，扰乱至于此极，若再不严行惩办，为祸不堪设想。著步军统领分饬地方官兵，并著神机营、虎神营各派马步队伍，并添派武卫中军弁兵，会同弹压，加以梭巡。遇有持械喊杀之犯，立即拿获，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，勒限将首要各犯迅即拿获，不准再事姑息。其仅止附和胁从等犯，应饬立刻解散。其城内设立坛棚，应尽行拆去。并派载瀛、奕劻、溥良、载卓巡查街巷，遇有队伍缉捕不力，随时稽查参办。至各城门启闭出入，尤宜加意慎重，著派崇勋、载沣、普深、伊立布、克蒙额、英信、松鹤、色普徵额、德雲，分往九门，稽查启闭出入。九城以外，著五城御史一体认真查办，责成中城御史陈璧倡率办理。并著派庆亲王奕劻、端郡王载漪、贝勒载瀛、大学士荣禄，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营，并地方文武，实力遵行，如有疏懈贻误，即行据实严参。

此谕尚有“拳匪”字样，廿一日谕“匪”字上无“拳”字，廿四日谕“拳”字下赘“民”字，廿五日谕直奉以“义勇”二字矣。

五月二十日(庚申)电：

召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来京。

五月二十一日(辛酉)上谕：

近因民教寻仇，匪徒乘机烧抢，京城内外，扰乱已极。著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，就地方兵力、饷力，酌派得力将弁，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，听候调用。根本之地，情形急迫，勿得

刻延。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。

匪于二十日午前十时烧前门外街市，夜分焰始熄，此欲召兵以助匪。

同日上谕：

五城御史文瑛等奏京城地面情形日亟、请安民心而弭祸变一折，著派李端遇、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，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兵，严密稽查，加意巡逻，城门出入，按时启闭，以靖闾阎。

同日上谕：

近因民、教寻仇，讹言四起，匪徒乘乱，烧抢迭出。所有各国使馆，理应认真保护，著荣禄迅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，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，将各使馆实力保卫，不得稍有疏虞。如使馆眷属人等有愿暂行赴津，原应沿途一体保护，惟现在铁路未通，若由陆道行，防护恐难周妥；应仍照常安居，俟铁路修复，再行查看情形，分别办理。

同日电谕：

李鸿章迅速来京，两广总督著德寿兼署。

召如此重臣而用轻轻四字，无怪人言李钦有杀李之意。

五月二十三日（癸亥）上谕：

昨因银号炉房被焚，以致宝银无从周转，钱店纷纷歇业。当经谕令步军统领衙门等示谕各商，酌中定价，设法流通。现闻恒和等银号亦暂闭门，该号等开设有年，素称信实，官民与之交往者甚多，一经关闭，貽累殊非浅鲜。著步军统领衙门传集四恒等号商人，剴切晓谕，应令速筹，照常开设。如因票存过多，虑及银钱短绌，一时应付不及，并著该衙门示谕市面所有存号，零星银钱票先行陆续开放，数目过钜票一俟炉房复业，周转从容，该号等自能随时应付。并由该衙门派令弁兵妥为弹压，倘有匪徒藉端挤抢，即行严拿，从重惩办，以便民用而靖地方。